

紫砂壺



长篇小说书系之

拾捌

ZISHA HU CHANGPIANXIAOSHU SHUXI

最后一道门

「长篇军事题材小说」

{Zuihou Yidaowan}

杨永安◎著

「八·一三」事变后，上海失守，南京也岌岌可危，国民党为了保存有生力量，用巨轮将中央军校的师生急迁重庆。途经武汉时，因迫于形势需要，一部分学生被挑选出来，提前毕业，并被派往湖南桃园县新兵训练基地。其中杜志方等人，很快就显山露水，被当局看中。然而，就在他们将要得到越级提拔时，却悄悄地离开了基地……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紫砂壺 |  | 长篇小说书系之

拾捌

目錄與內容

取后道弯

杨永安
◎ 著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最后一道弯 / 杨永安著. —北京: 中国华侨出版社,
2010. 11

ISBN 978-7-5113-0906-8

I. ①最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29705 号

• 最后一道弯

著 者 / 杨永安

责任编辑 / 崔卓力

责任校对 / 志 刚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开 本 / 787 × 1092 毫米 16 开 印张 / 20.5 字数 / 230 千

印 刷 /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

版 次 /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5113-0906-8

定 价 / 36.00 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安定路 20 号院 3 号楼 305 室 邮 编: 100029
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
编辑部: (010) 64443056 传真: (010) 64439708

发行部: (010) 64443051

网 址: 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 oveaschin@sina.com

前 言

我的家乡，在江苏省苏州市张家港。这地方，原来叫沙洲县。

人们之所以将它取名沙洲，那是因为此处在古代是长江的入海处的几十个大小不等岛屿。后来随着时间的变迁，最终形成了一块向江海连接处突出的半岛形土地。从此，长江入海口向东推移，沙洲这块半岛形土地迫使长江在此拐了最后一道弯。

抗日战争暴发后，沙洲成了联系江南江北的重要通道，因此，共产党和新四军于1941年春节以后，建立了沙洲县。

沙洲县虽然是一个年轻的小县，但文化积淀却十分丰厚。

唐代高僧鉴真大师，最后一次东渡成功，他的起航点就是沙洲的黄泗浦。

到了宋代，“留取丹心照汗青”的文天祥，从江北去杭州，就是在沙洲过的境。还有当时的名将韩世忠，他驻守的南宋北部边疆，就是沙洲的马嘶桥。

到了明代，倭寇大肆侵扰东南沿海，沙洲人民折木为杆，削竹为刀，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。一直到解放初，在沙洲境内，还留下三处埋葬倭寇的“倭子坟”。

到了现代，沙洲大地更是人文荟萃，可圈可点。最有名气的是刘半农和刘天华两兄弟。尤其是刘天华的二胡独奏曲，开创了我国民族民间音乐，向高雅艺术飞速发展的先河。



最后一道弯

在革命传统方面，也是光彩夺目，气壮山河。

如果翻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地图，就会发现在江阴东面，插有一面红旗，那就是革命先烈茅学勤和后来成为中央领导的陈云同志，在沙洲所创建的“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”。

由于有了这一革命传统的滋润，当“八·一三”的枪声在上海打响后，沙洲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，再一次揭竿而起，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创建了抗日根据地。

当时我虽是不懂世事的黄口小儿，但我经常看见新四军的武工队员到我们那个村子里来，因为我的近邻高关全，就是新四军的武工队员。

《双十协定》后，沙洲的新四军负责接应浙东四明山根据地的新四军，从沙洲过境北撤，在我们附近的西港镇，与拦击的国民党军队打了一仗，然后从我们家门前的六海坝大桥过南中心河，然后沿着河堤向五节桥、合兴和护漕港方向撤离。因为我们那儿的道路不太宽畅，加上还抬了伤员和物资，六千多人竟走了四个多小时，才从我们的视野里消失。

这些情景，虽已过去六十五年，但只要一闭上眼睛，那铁流滚滚的恢宏场面，就会在脑际再现。

从此，小小的我，就爱上了新四军的故事。每当夏夜来临，大家头顶闪烁的星星，沐浴着阵阵海风，大伯大爷们就会跟孩子们讲述那些激动人心的往事，我便成了其中最积极的听众。

所以，当我成了一名作家之后，家乡的抗日斗争，成了我常写的题材。其中写新四军小战士的短篇小说《牧童小黑皮》，在1987年于南岳衡山举办的全国性笔会上，被上海来的知名老作家陈伯吹、俊青，还有北京市文联党组书记陈模，誉为是“南方的小英雄雨来”。还有短篇小说《嵌在石缝里的秘密》和中篇小说《弯弯的常阴河》等抗日题材的作品，发表后都获了较高的评价和奖励。

一九八三年，国家开始搞军工史，我有幸被选定为特约撰稿人。当时，我单位尚有新四军军工老战士二十多个，我选择了几个比较能讲一点的去了解情况。其中有一个叫杨新宝的老同志，江阴长寿人，是新四军十八旅修械所的军工战士，也



在沙洲工作过，讲的事情很生动。但是，他当时毕竟是一名战士，领导要他们搬家就搬家，至于为什么一会儿到这儿，一会儿又到那儿，他就说不清了。为了弄清当时的战斗形势，以及一些具体事情的来龙去脉，我经领导批准，去南京采访曾担任过新四军六师司令员的包原昌同志，以及曾担任过修械负责人和榴弹厂政委的杨巩同志。包原昌同志当时是江苏省副省长，工作忙，不在南京。但找到了已是江苏省计委主任的杨巩同志。当他听明我找他的目的后，取出一张江苏省地图，挂在墙上，将他在沙洲的经历，以及北撤以后的情况，讲了三个多小时。凭借这些素材，我以杨新宝同志回忆的口气，写了一篇题为《难忘的兵工生涯》的文章。一九八四年，被收入中国兵器工业部征集的兵工史料集《军工战歌》一书出版。一九八九年，上海国防工业办公室奉命编印苏南和上海地区的新四军兵工史，此作又被收入《新四军军事工业史》一师篇上册出版。

童年时期看到的、听到的，以及参加工作以后又调查到的无数素材，为我如今写这部长篇小说，都是大有帮助的。

在我的这部小说里面，虽然大多数人物的名字都是假的，但里面所涉及到的一些重要事件，却实实在在地在沙洲这个地方发生过。

不过，小说不等于生活，小说要在生活的基础上典型化和再创造。所以，读者看了这部小说以后，不必用书中的去对照当时的人物。因为，书中出现的人物，都是用文艺手法塑造和加工出来的，与历史生活中的那些原型，已经大不一样了。

另外要说明一点的是，为了写作的需要，我将一些历史事件，在时间上作了调度。比如，新四军攻打破坏性极大的“忠救军”技术营，本来是一九四五年五月的事，但为了故事逻辑链的顺畅和合理，故意将时间提前了。因为历史事件对文艺作品来说，只是个素材而已，而作家在处理素材时，免不了要进行梳理和调度。

现在，我在老家已没有一草一木了，但我每隔一年，就要去故乡看看。为什么？那儿是我的根，是生我养我的地方。

也是基于这个原因，在我年纪一大把的时候，还挣扎着写出一部反映家乡抗日战争的长篇小说，就是为了不忘家乡的养育之恩，为了纪念那些永远活在人民心



最后一道弯

中的新四军前辈和英雄！

我在写这部长篇的时候，还常常想起“含笑九泉”这四个字。因为，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将沙洲县改为张家港市以后，真是一年一个变化，一年一个飞跃，而且，在全国已创造出许多个第一。这些第一，不光是靠这一代人的努力就能得来的，其中也有新四军前辈们的功劳。因为，他们从那个年代起，就开始用鲜血和生命来培养出一种“沙洲精神”，现在的“张家港精神”，只是过去那种战斗精神的延续。

愿家乡这块热土越来越美好！

愿家乡人民越来越幸福！

作者

二〇一〇年五月二日

目 录

第一章 沧海桑田带来的故事

第一节 一张牛皮纸地图 /1

第二节 哪里有世外桃源 /9

第三节 返回家乡 /19

第二章 投奔新四军

第一节 成了香饽饽 /25

第二节 红色江南沙洲小组 /34

第三节 亮相 /45

第三章 在战斗中成长

第一节 保卫新双桥 /53

第二节 以牙还牙 /62



最后一道弯

第三节 奇袭乐余镇 /69

第四章 智慧大营救

第一节 寻找留日学生丁雪山 /75

第二节 江湖女郎中 /81

第三节 叶山长一反水了 /90

第五章 飞去又飞来

第一节 “忠救军”的阴谋 /99

第二节 上钩 /107

第三节 “自卫团”上当了 /115

第六章 瓜熟蒂落

第一节 反击“忠救军” /137

第二节 十二圩港又换旗 /144

第三节 党是主心骨 /153

第七章 中学生之歌

第一节 初露锋芒 /169

第二节 革命的两手 /179

第三节 拔钉子和打楔子 /186

第八章 兵工传奇

- 第一节 筹建修械所 /201
- 第二节 黄牛真可当马骑 /214
- 第三节 三秒式手榴弹 /225

第九章 风云变幻

- 第一节 小季德生 /239
- 第二节 血染南横河 /254
- 第三节 沙洲武工队 /274

第十章 铁流勇进

- 第一节 技术营没戏了 /287
- 第二节 小木船斗炮艇 /295
- 第三节 北撤之战 /304

第一章 沧海桑田带来的故事

第一节 一张牛皮纸地图

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一日下午三时。

南京下关码头。

随着汽笛的一声长鸣，一艘特殊的客轮载着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一千多名教职员和学员，离开了送行的人群，向西航行。

陆军军官学校是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后，从广州黄埔搬迁而来。这次西迁重庆，是国民党高层的决策内容之一——因为上海及周边地区已经沦陷，南京虽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堡，也未必能保得住；军官学校是培养党国精英的摇篮，千万不能落入敌手。

船，离码头越来越远，可是，站在每层船舷和后甲板翘首遥望的人们，还迟迟不愿离开。是呀，这么一走，何年何月才能重返南京呢？！

这时，一个叫申正发的学员从左侧船舷回到了右侧的三〇二室，对坐在床上一声不吭的杜志方说：“发什么楞呀？还是到外面去看一会儿吧！”

“慌什么？你以为咱们这一去就再也回不来啦？”杜志方望着这位老家也在沙洲的老乡，微微一笑，说：“说不定，用不了多久，我们就回来了！”

“有那么容易吗？这小鬼子，狠不得一口就把咱全中国都吞下去呢！”申正发



最后一道弯

的情绪不好，而且有点悲观。

杜志方懒得理他，只是向他做了个鬼脸，就爬到属于自己的上铺去了。

他想静躺一会儿，但此时的心情也很乱，于是坐起来，并从包里取出了一张已经有点发黑的牛皮纸地图。

这是一张他父亲杜老九亲手绘制，并传给他的《沙洲地区商情地图》。

杜老九本名杜有田。这是因为杜家太穷，世代无田无地，他父亲希望到了他这一代，有自己的田地耕种，所以就取了这么一个很实在的名字。

然而，实在的名字并没有给他带来好运，不是做长工，就是当佃农租种别人的土地，一年到头，辛苦下来，也所剩无几。

为了养家糊口，他加入了贩卖私盐的队伍。因为入伙晚，在十几个人的小集团中排行老九，于是后来别人就喊他杜老九。

这张地图，就是当年因为贩卖私盐的需要，照着老大手中的那张原始草图，略加修正而绘制出来的。

此图西起江阴县城，东至常熟县的浒浦镇，东西跨越三百多里，既有气势地突现了沙洲地区的地理位置，又将该地区的陆路、水路、私盐销售点、集镇和官方设置的缉私哨卡，标得详详细细，俨如一张不可多得的军事地图。

这张图，杜志方小时候就见过。

图上的长江流经江阴后，不是继续向东，而是被一大片向北突出的陆地挡住了去路。于是，江水只好先向北，拐一个弯儿再转向东南方向，然后流入大海。

他问父亲这是怎么一回事，父亲告诉他：

在明朝以前，长江的入海口就在江阴。因为，过了江阴，水面突然呈现喇叭状，而且，越朝东，水面越宽——离江阴不到五十里，那儿的水面就有七十里宽了。

面对汹涌的波涛和迷迷茫茫、水天一色的景象，当地群众早已不将它叫江，而是称它为海了！

也就是水面突然变宽的缘故，流水开始放慢速度，不再像从西边来时那么湍急，于是，泥沙开始沉积、扎根。

到了明朝中叶，在江阴以东五十多里的海湾里，原先时隐时现的冲积沙洲只

有三四个，到后来，海湾退潮时能见到的沙洲竟有三四十个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些沙洲越积越高，最终常年露出了水面，于是就有人类在上面繁衍生息。

之后又经历了几百年的沧桑，许多小沙洲互相连接，形成了五、六个较大的岛屿。

由于长江的走向是自西向东流，因此，这儿的海岛之间，也形成了三条自西向东，约有三里宽阔的大峡江，以及数条自北向南约有一两里宽阔的小峡江。

到了清末民初，江阴和常熟两县的政府，协助境内外财团，招雇民工筑海坝，截断大小峡江的水流，终使这些岛屿与苏南大陆连在了一起，从而使这儿海湾的水面一下子向北退缩了几十公里。于是，也就形成了长江在入海以前所拐的最后一道弯子！

对于这种奇特的地理现象，人民群众牛气冲天地说：“我们这儿，是江的尽头，海的开始！”

其实，使老百姓牛气冲天的，还不光是奇特的地理位置，因为这儿是冲积陆地，土质肥沃松软，加上海拔很低，即使是再旱的天气，尽管白天土地被太阳晒得很干，但第二天一早，土地又都是湿乎乎的，像浇了水一样，用不着再去抗旱。

对于这种天赐的年年能丰收的“夜潮地”，谁见了不眼热呢？所以，这片东西长只有一百多里，南北宽不足八十里的沙洲热土，竟被江阴、常熟和地处苏北的南通等三县，分割管理。这样一来，就不得了啦：由于三县各吹各的号，各唱各的调，政策不一致，人民群众失去了心理平衡。加上大小峡江筑坝截流后形成的二十多万亩新田水灾多——因为新田的地势明显低于原来岛上的老田，一到雨季，水往低处流，新田又变成了不流动的峡江，人民群众根本无法生活！

然而，官僚、地主、土匪，照常盘剥和欺压百姓。

这时，正处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，星星之火，到处燎原。

出身于本地的知识分子、共产党员茅学勤和上海附近的革命家陈云，一起在沙洲地区宣传革命道理，发展党的组织，公开成立了“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”，与国民党反动派、地主、恶霸，进行了殊死的斗争。



最后一道弯

仅两年功夫，革命势力已从沙洲扩展到镇江、常州、无锡、苏州、松江等地，以及苏北的靖江、如皋、泰兴等县。

杜志方清楚地记得，在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下，父亲开始坐立不安起来。跟着共产党一起干？他没有想过，也没有这个胆量，总觉得还是做一个与刀枪无关的生意人靠得住。

可是，没过多久，团伙中夏老六遇到的一件事，终于让他改变了想法和命运。

夏老六本名夏冬平，双桥镇人。一天，他雇了四个推独轮车的脚力，用麻袋装了千余斤私盐，打算绕过鹿苑的缉私哨卡，走小路过妙桥，将货送往恬庄的几家私盐销售点。谁料到，一行人还未到达妙桥，就被哨卡里派出的游动缉私人员逮个正着。

人与货物，一起被带到了哨卡的囚禁室。

经过一番盘问后，四个脚力在悔过书上按了手指印就释放了，但哨长侯三要他们带口讯回双桥镇：一千多斤私盐，没收充公；夏老六虽然认罪态度较好，但走私贩私，国法难容，故罚大米三担，以警示他人。

夏老六的妻子知道强龙斗不过地头蛇，第二天，带了钞票从双桥赶到鹿苑，就从米行买了三担上好的大白米，请挑夫挑到了哨卡内。

侯三见夏妻虽已年过四十，但依然面若桃花，于是动了邪念。他摸了摸脑袋上几根稀疏的头发，闪了闪绿豆似的小眼睛，露着满口黄牙，说：“嫂子，情况有点变化。”

夏妻忙问：“什么变化？”

侯三神秘兮兮地说：“本来我想放过你家先生一马的，可上峰追得紧，不但不能放，可能还会押解到县城去呢！”

夏妻急了。心想，押到县城，一个熟人也没有，可能更不好办了。于是她说：“侯长官你是一个大慈大悲的人，你就和上峰说说，放过我家夏老六吧。要不，我再给你加两担米钱！”

说着，夏妻从怀中取出包钱的手绢，把里面的一叠钱全都放在侯三的办公桌上。

侯三看了看桌上的钱，又看了看夏妻那早已急得通红的脸，怪怪地笑了一下，说：“我再跟上峰联络联络，你晚上再来听消息吧！”

“你现在就打电话吧，等下我还要回家呢！”

“是回家重要，还是救丈夫重要？”侯三装着很关心她的样子说，“我替你向上峰求情，是三言两语求得下来的么？！”

夏妻无言以对，只好流着泪，慢慢走出了哨长室。

她找到一家小面馆，坐了下来。

要了一碗阳春面，但怎么也吃不下。她脑海里始终盘旋着一个问题：侯三为什么要她晚上去呢？他不会害她吧？

很快就到了掌灯时分，为了尽快地救出丈夫，夏妻硬硬头皮还是去了。

哨卡里灯火通明。因缉私行动常在晚上进行，所以哨卡里十几个工作人员全在，但不一会儿，他们都荷枪实弹地打着手电出去了。

哨卡里只留下侯三一人。他手拿毛笔，不知在纸上写着什么玩意儿。

办公室的门开着，但夏妻还是有礼貌地敲了两下门框，意思是说：我来了。

侯三放下毛笔，朝她笑了笑，要她在桌子对面的骨排凳上坐下，然后转身到后面的卧室里去了。

夏妻想，他是不是要泡茶给我喝？我一定不能喝他的茶。如果他在茶里放了蒙药，那就糟了。

侯三出来了。他没有端什么茶，而且背着手，慢慢地走到了夏妻的身边。

突然，他从身后抽出了一支漆了黑色油漆的木制警棍，狠狠地敲向了夏妻的后脑勺。

她一下子失去了知觉。

他抱起她，放到了卧室的床上，迅速地扒光了衣服，然后上上下下欣赏了一番，便像饿狼一样地扑了上去。

很久很久，夏妻才从一阵剧烈的头痛中醒来。咦，这是在哪儿呀？陌生的床铺，陌生的被子，使她惊恐不已。

她连忙坐起来，发现自己全身赤裸着，这才明白自己还是被侯三那畜生害了。



最后一道弯

她想哭，但又不敢哭，因为夏老六就关在哨卡的牢房里，万一被他听到了，可怎么办呀？！

快天亮的时候，夏妻听到了门外开锁的声音。

侯三嘻皮笑脸地进来了。他点亮了床头柜上的美孚灯，举起来照了照夏妻满是泪痕的脸，又摸了摸她的后脑勺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呀，还鼓了个包呢！”

接着，他放下灯，打开床头柜的匣子，拿出了一瓶云南白药，要她和着冷开水吃了，然后熄了灯，并迅速地扒光了自己，钻进了被窝，爬到了夏妻的身上。

夏妻本来可以反抗，但她没有反抗。一是她认为反抗没有多大作用，二是她认为反抗更不利营救自己的丈夫。所以，她咬着牙，听凭侯三的欺凌。

等侯三从她身上退下来以后，夏妻又强忍羞辱，向他哀求道：“侯长官，你米也得了，钱也得了，人也得了，求你行行好，天亮以后放我丈夫和我一起回家吧！”

侯三在她的胸部捏了捏，说：“放人，我哪敢呀？上峰还没同意呢！”

“那你让我先回去吧，我那六十多岁的公公和婆婆在家里一定快急疯了！”

“让你先回去？也不行！”侯三死不要脸地说：“睡你我还没有睡过瘾呢，还是过几天再说吧！”

说完，侯三起身穿衣走了。

“我的衣裤呢？总不能让我老光着吧！”

侯三已在反锁房门，他丢进来一句话：“让你走的时候会还给你的！”

不一会儿，一个伙夫模样的人端着一碗稀饭进来了。他说：“起来，吃早饭了！”

夏妻说：“大叔，我起不来，身上光着呢！”

“唉，作孽呀！”

夏妻听他这么一说，知道他是个好人，于是哀求道：“请你把我的衣服找来，放我逃走吧！”

“你的衣服藏在哪儿，我不知道，你可以穿着侯三的衣服走呀！”说着，他从衣柜里取出几件侯三的衣服，要她在被子里穿好，然后拿起板凳，将后窗的木质窗棂冲坏，示意她赶快逃走，这才反锁好房门，不慌不忙地离开。

等中午侯三回到办公室，打开房门准备寻欢作乐时，夏妻已经逃回了双桥镇。

这事被杜老九知道后，肺都气炸了。他去找老大商量对策，谁知老大犹犹豫豫，根本不敢公开与哨卡作斗争。于是杜老九带了几个不怕鬼的汉子，当天晚上，趁大多数兵丁不在哨卡时，冲进去一刀将侯三宰了，并救出了夏老六。

此事惊动了常熟与苏州两级政府，很快就查清了案情的来龙去脉：是私盐走私集团所为，主谋和凶手均是杜老九。

但是，杜老九到底长得怎么样，州县两级刑侦人员一个也不认识。为了不放过疑犯，杜老九及其同伙和无辜百姓，一共被抓了二十多人。

杀人偿命，这是延续了几千年的王法。杜老九自知这次在劫难逃了。

可是，无辜百姓中有个叫张土根的人，冒出来和杜老九耳语了一番。他说，以前他得到过杜老九许多好处与恩惠，如今得了肺病，反正也活不久了，愿意替杜老九去死，不过要杜老九好好照顾他的家人。杜老九含泪点头应诺。

第二天，州衙点名过堂。先点出四名同案人员，在一边绑了。第五个点杜老九时，张土根站出来说：“本爷便是！”

刑警上来欲绑张土根，他又说：“绑我可以，但请你们将他们几个放了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主审官员吃惊地问。

“那天，他们虽然与我同行，但只是给我壮胆、望风而已，入室杀人的，仅我杜老九一人！”

主审官又问被绑者是否属实，四人想也不想，连忙说：“他讲的都是实话！”

于是，这四人被训戒了一番，松了绑，站到了无辜百姓那一边。

随后，张土根被打入死牢，杜老九混在无辜百姓里一起获释。

张土根三天后被斩。

杜老九出资，由那天也是死里逃生的四人出面，厚葬了他。

张土根死后，留下了妻子和一儿一女，还有因治病欠下的一笔债务。为此，杜老九替张家还清了债务，并赠良田五亩，以示抚恤。

张土根的儿子已有十六岁，正在县城读中学。杜老九向张妻表示，愿帮孩子继续完成学业。

这事，在江湖上引起了很大的轰动，再也坐不住的走私集团老大，主动上门